

许辉◎著

滩水两岸野兽的吼叫彻底消失了。

暴风雪持续着。

滩水看不见了。

黄枯的荒草和小灌木也看不见了。

暴风雪严密地封锁了整个滩涂平原。

死寂、寒冷、漫长的冬天开始了。

突如其来地开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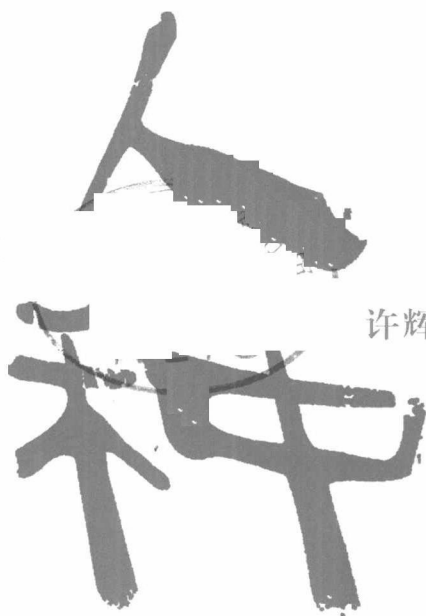
人种



APE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RENZHONG



许辉◎著

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种 / 许辉著. —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 - 7 - 5396 - 3329 - 9

I. 人… II. 许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32580 号

人 种

许 辉 著

责任编辑: 温 媛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71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8.75

字 数: 350,000

印 数: 3,000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5396 - 3329 - 9

定 价: 29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一、一个画面

有一年夏天，我去长丰、定远农村，大太阳，我踽踽地走着。老远望见地里一头牛、一个人。那牛，一声不吭憨实地拉着犁往前走；那人，是乡间的一个汉子，也憨实地跟着牛和犁，一步步地往前走；那地，干焦铁板白茬茬的，实在不像个田地的样子。

依我的经验，那牛和那人，是一贯如此的，从不会计较那地能不能种，也不会计较大太阳能把一个好端端的青年晒成什么样的陋形，也不会计较喘歇时家里摆出来的不是精瓷小碟；那人和那牛，都很过时的，任什么都不会计较，只会一声不吭地拉着重物往前走——拉出些痕迹来，滞滞重重的，涂抹不去。

我站在路上望得呆了。这一个画面，也正注释了我平常朦胧间对自个的要求，像那牛、那人那样，只求一个实在的境界。虽免不了会失蹄或深浅不匀，但总是在雨雾太阳底下，一步一步地犁出来，心里踏实。

1991 年夏

二、自语

夏天我在平原上一家旅店里住着的时候，我突然自己对自己说起话来了。我向自己讲述自己看见和亲历的景况，向自己述说自己渴望而寂远的心情，向自己讲述自己的光荣与灰败、对生灭荣衰的体会或感受……在我以前的许多日子里，我都听见自己对自己说话的声音。我想，这就是文学吧？它不去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，它只是在不停地表白和讲述。但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它却是永存不灭的。

2003 年夏的某一天

目 录

自 序	1
-----------	---

短篇小说

库库诺尔	3
碑	7
十月一日的圆明园和颐和园	13
游览北京	19
新观察五题	24
花大姐	34
变形三题	45
麦 月	49
桑 月	55
槐 月	61
在卫运河艾墩甸的高坡上	66
朶 海	73
吃米饭的人	78
城里来的人	81
穆藤河两题：河·源	85
桑园湖	91
园子里的蜗牛	95
受伤的鸟	99
蚕	102
紫蓬山	106

中篇小说

鄢家岗的阉娼	111
焚烧的春天	121

夏天的公事	144
幸福的王仁	166
飘荡的人儿	188
十棵大树底下	204
庄 台	217
一棵树的淮北	233
康 庄	257
人 种	274
 风景谈(代后记)	 294



短篇小说

库库诺尔

他下了火车,可真没想到,这儿是这样一个地方。风使劲推他,叫他打了个寒战,但他很快就适应了。

火车吼一声,从他身边滑过去。这时,他看见了另一边月台上的候车室。

于是他踏着碎石走过去,翻上月台,走进小小的候车室。有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行李上喝酒,中间放了两盒打开的罐头。

售票的小窗关着,他敲了敲,里边没有声音。接着他用劲敲了敲,木头窗哗啦一声拉开了。一个男人恼怒地把脸凑近窗口,瞪着他问:“你干什么?”

“对不起!”他友好地笑笑,弯下身子,把胳膊肘支在窗沿上。这时,他看见坐在男人身边有个年轻姑娘。她把脸转向另一边,用手理了理头发,又转过脸来,大方地看着他。

“请问,到青海湖怎么走?”他问。

“一直往前走!”里边的男人大叫一声,砰地把小窗关上。窗板差点儿碰着他的鼻子。

他并不恼怒,只是伸出另一只手,用劲推开那扇小窗。

“这儿有吃的吗?”

他用固执的、男子汉的眼光,盯着那个人。他觉得他屈服了。

“没有,我们这儿没吃的。”

“有商店吗?”

“没有,这儿没有商店。”

他离开小窗,走到候车室门口。票房里的男人把头伸出来看他,又缩回去,用劲把窗户关了。

他站在候车室门口向外看着。

铁轨的另一边有一排小房子,烟囱冒烟了,冒出的烟被风吹向一边。但奇怪的是这些烟并不分散,倒像一根被折弯了的塑料棍。

“喂,客人,喝一口吗?”

他回过头去。坐在行李上的两个人正看着他。一个块头大些,另一个略瘦些。

他想说什么,但什么也没说。他走过去,闻到一股酒的香味。

“这里没有卖东西的地方。”大块头说。

他们围坐在一起。酒喝完了,大块头从帆布袋里又掏出一瓶。

“我们是蒙族,我当过兵。”大块头说,“这儿你来过吗?”





“没有，从未来过。”

他们用餐叉轮流叉午餐肉吃。

“好，你到库库诺尔（蒙语，意为青蓝色的海，即青海湖）去，你上夏窝子去吗？”

“什么叫夏窝子？”

大块头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，略瘦的那个人也笑了。

“什么叫夏窝子？夏窝子就是夏季牧场。”大块头说，“你到高山牧场去，那儿的天和草场都是绿色的，绿得能把你融化掉。”

他们把酒喝光了。他从旅行包里掏钱，他们不要。

“你学什么？”

“我学汉文。现在放暑假。”

他站起来道了谢。然后带着酒气走出候车室。

他一出门，风就扑过来迎接他。风吹乱他的头发，把他的衣领翻过来，抖动他的裤脚。他站稳了。风有点凉。

他找到厕所，在厕所里把球褂裤穿上，暖意是十分明显的。他走出来，顺着铁轨往前走。天气十分晴朗，海拔两千米，阳光很强烈，但并不热。

他顺着铁轨往前走，只几步，就走出了小车站。视野开阔起来，开阔极了！那种雄浑苍茫，是平原不能比的。

高原上十分安宁，除了呼呼的风声，偶尔还有几声鸟叫。那几只高原鸟在远处的草丛中起落。太阳平静地照着，人感觉很暖和。

他想起一首古老的高原牧歌，是一种粗犷的、苍凉的、人在极度地渴望和孤寂时迸发出来的歌声。他确实听到了一种人的声音，女人的声音——而这又确实不是蒙族牧民那种沉重的喉音。

他回过头去，看见售票房里的那位姑娘，她正向他跑来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

她走到他跟前，把一盒旅行饼干塞给他。“你去库库诺尔？你一个人？”她瞪着大眼睛看他。“我是青岛来的，来修这条铁路的。”她说，“你往那边走，翻过小山坡，然后是几座小沙丘，过去就是库库诺尔。”

她扬了扬手。“晚上你住部队营房，”她说，“走吧，再见！”

他站着看她往回走。她体态健美，果然透溢出青岛风情。走远了，她又转身摆手。他走上山坡。山坡平缓，牧草比铁路边的柔软一些，还有纽扣样的金晶花。

他顺着山腰走。风毫无遮拦地扑他，清理他的每一根毛发。他想，这儿是没有束缚的。人走上高原，心胸就坦荡，就像个真正的男子汉。

太阳像冬天的小火炉，暖暖地照耀。风没有污染，但吹得可真利索。

他转过山坡，在草地上坐下来，好像有点发困。有一朵小花碰了他的手。他看着它害羞地离开他的手。他想，这是金晶花。



他捧着一束金晶花,走进沙地。这种花多么小,却有那种诱人的鲜黄色,毫不在乎地开在高原上。

他想,人走上高原,就变得强有力,就变为强者,就坚强。

沙丘结了一层硬壳,但并不陡。他的视野被沙丘挡住。沙丘给他一阵热浪,像接近火炉时的那种感觉。

他爬上沙丘,风没来迎他,前面是一座更高的沙丘。他想,我把它扔了吧——但他没有那样做,他把它举在鼻子上闻了闻。

它内里另有一种美,叫人感到柔弱,是一种阴柔的美。四面都是沙,他看不到草原上那样的景色,听不见高原鸟嘹亮的清唱。他走下沙坡,走到两坡之间的谷地里。

谷地里有一些不大的沙包,有水流过的痕迹。这是哪儿来的清风?带水气的清风?他四面看了看。快到那湖边了吧?

他抬起头看太阳,只见一片云滑过来。沙地上几丛半枯的骆驼刺吸引了他,他走过去看看它们,接着就往上爬。

但是他觉得并不那么对头。他觉得凉意加重了。他回过头去,看见一条戈壁蛇,远远地跟着他。

他心中略微一惊,停了一下,只见那条蛇也停了。

他转过身来盯着它。他看见那条蛇躲在一块砾石后面,把脑袋伸出来看他,吐着蛇芯。

这时,凉意更浓了,天上那片云正在滑过来。他想,我不理它。他侧着身往上爬,但那条蛇像小偷似的,跟着他。

他止了步,恼怒地盯它。他想,我吓它一下。他把旅行包挡着脚和小腿,然后大吼一声。

但是那条流氓蛇好像没有听懂。他想,它挺有耐性。那个无赖卧在地上,把头抬起来看他。它一身都是苍灰的颜色,身子短粗,尾巴光秃秃的。

他觉得被这个脏东西缠住,是一种侮辱,看着它就觉得恶心。他想,你是吞不下我的,你图个什么?!

他用旅行包挡住脚和腿,坐在沙坡上往上蹭。他看见那条蛇跟过来。他想,我砸死你!但是沙坡上没有石头。

这时风吹着他后脑勺了,是旷野上的那种风。他想,我一翻身就可以滚到那边去。但是那个流氓更快地爬近来。

他厌恶得要命,恨不能把它砸烂!它竖起它的上身,那肮脏的花肚皮让人看得一清二楚。

“我怕你个龟孙!”他憋得大吼一声。他用手中的花狠劲砸它,同时猛地往后一滚。在一瞬间,他看见它闪电般冲上去,咬住了那束花……

等他醒来时,他看见了那个湖。



太阳很暖地照着，旷野上的风豪放地吹着。他想：这就是那个湖。

他揉揉胳膊，把被砂石割开的皮粘到血肉上去。朝着太阳那面的衣服，已经晒干了。呼呼的风吹得真畅快。

他走到湖边洗去沙尘。湖岸是石质的，他坐在石头上，看着风吹湖水起的波浪。他想，做人难，顽强地做一个人更难。

湖水可真蓝呀，可真广阔呀！风呼呼地吹，吹得真粗犷。

他站起来想，走吧。他顺着湖岸走。风可真野，真狂。

写于1983年6月

碑

罗永才被第一声鸡叫叫醒。他知道时间还早,春天的鸡都叫得早。翻身靠起来,他看见了手腕上的表——春夜总是半昏半明的,窗外总有些微散光——才凌晨2点半钟。他感觉自己醒得那么彻底,几乎一点睡意都没有了,索性穿了上衣,在半昏半暗里点了根烟吸着。就在这时,外面的世界里像是有了点扰动。好在春夜总是这样的,春夜里总是有一些惊动,惊乍乍的,有一些梦呓的声音,其实完全不成一回事的。但罗永才还是下了床,开门出去看看,听听。

也就在去年,季候比现在略早一些,自然界也已走在春气里了,张立光跟林秀芳夫妻来看他。张立光讲:“永才,快到清明了,你不是想洗一块碑吗?要洗就上山王洗去。俺听讲那里的石头好,又有个叫王麻子的匠人,手艺好,就是价钱贵一些。”罗永才讲:“贵不贵是那么回事了。”临走,林秀芳掏出二百元钱给他,罗永才不要。林秀芳讲:“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”讲着,眼泪就要下来了。罗永才才接了钱。他第二天就请了假,去了山王。

山王在青谷镇东北的山脚下边,再往右手走,走不到三十里地,就是高滩。罗永才早上出门,先坐车到青谷镇——这也就二十来华里——再搭小三轮,走四五里地就到山王了。但真正的山王那个村,是在山脚下边,离了公路,还得步行一两里地,才得到。

那会儿春气已盛,艳阳高照。人在这时候,满眼望出去,都觉舒坦。罗永才在公路边下了三轮,往山王村步行而去。这一带是平原上突兀耸立起来的一片小山头,但毕竟是山。因此下了公路,脚下的碎石山土便多了起来,愈走愈多,山的气氛也渐浓了,地势也有点往高里去了。路两边的一些大树,都叫不出名字来。但那些树恐怕是适合在山土里生,山地里长的,都拔地而起,枝干粗壮,有一种强悍奔放的气势,各各据守一方。

罗永才左右看着,一路往山村那里去。

山村也有些稀零,左三间右五室的,前后散乱,都卧在山脚下边。那些房子大都是些砖瓦房,墙基一律拿石头垒的。山上有的是石头,院墙埂界也都由片石蜿蜒而上,甚有特色。

快入庄的时候,罗永才望见路畔有个中年人,四十来岁,正蜷了腿,坐在路边打石头,便近前去问:“这位师傅,你可知道王麻子家住在哪里?”那个中年人停了手里的家伙,开口道:“王麻子今儿个不在家。”“上哪里去了?”“上青谷他表姨家送喜碑去了。”“什么时候才能回来?”“既是送喜碑,那还不得小傍晚回来?”罗永才一愣,一时没有话讲。那中年汉子望望他,起手打了两锤,又止了锤,道:“这位同志是买碑来的呗?”罗





永才讲：“想洗一块碑，不知他这里价钱咋样。”那汉子道：“王麻子他是挣个名气钱。他那石头倒也真好，手艺倒也真好，他也是挣个名气钱。”罗永才讲：“他名气钱值多少？”“值多少？你觉得他值多少，他就值多少。上这块来洗碑的，都是讲个心情，不讲究钱多钱少的。多了，是个心情；少了，也是个心情，这个就讲不准了。”罗永才听他讲得在理，又不知回他什么话好，半晌才讲：“那是的。”又讲：“那也得有个价钱。”“有，两米的，八九百块；半米的，两三百块。”罗永才点点头，问明了王麻子的住处，就往庄里去了。

王麻子的家靠在庄头边上，房子也不是什么很好的房子，倒显得有点破破烂烂的。一个破院框子，里头乱放着各种大小石料。那时庄里没有什么人影，想再找个人打听打听也找不到。罗永才兀自进了那个破院框子，见那正房的两扇门紧锁着。锁也是老式铜锁了，将军牌的，铜面叫手磨得光滑。打门缝往里头瞅瞅，那房大概是个没开窗户的，里头半星光亮都没有。罗永才退到一块石料上，点了根烟吸，心想：今儿个白跑一趟了。却也不觉着损失什么。他吸着烟，呆眼望那破院框子外头的野坡杂树，心间真是各样感觉都没有，只觉着春阳渐暖，寒气消散，万物都在顶撞、爬升。坐了一气，便起身回蒿沟县城了。

第二日罗永才又来，到山王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了。春阳更暖，鸟雀啾啾，身上的呢子衣都得解开扣子了。快进庄时，罗永才又遇见那个中年汉子。望见罗永才，他一眼就认出来，搭腔道：“王麻子今儿个在家，你去呗。”罗永才莫名其妙地谢了他一声，想讲一句闲话，一时却找不出合适的话题来，便摸出一根烟给他，辞了他往庄里进。

进了庄，往庄头走，老远就听见当当的，是不急不慢的打石头声。脚下也就到了，见王麻子家破院框子里，盘腿坐了一个人，五十来岁，浑身精瘦，半脸麻子坑，两个烂桃眼；头上戴一顶又破又脏的蓝布帽，帽檐都折了；上身只穿了件蓝布的单小褂，下身却捆着个灰黑的大棉裤，裤腰间绑了一盘黑布带子，相貌打扮都很是不起眼。那人坐在院里洗碑，碑形已经看出来了，下方上圆。他洗的时候，左手是鏊子，右手是锤，也不急，也不躁；也不热，也不冷；也不快，也不慢，一锤一锤，如泣如诉。罗永才看得呆了，立在墙外进不去，心里只是有一种感觉：春阳日暖，万象更新，雀鸟苏醒、飞翔、游戏、鸣叫、盘绕，像是一刻都止不住。人在此时此刻能想些什么，该想些什么，各人都是不一样的，各人也都是只按着自个的路子走的。唯这破院里的这一个麻脸匠人，像是不知，也像是不觉，木呆呆地坐在亘古的石头旁边，一锤一鏊。洗了几十年，也还是不急不躁，不去赶那些过场，凑那些热闹，真叫人觉得不容易！

罗永才呆望了一时，才醒过来，抬腿进了院子，口里道：“请问王师傅是住这里呗？”

那个麻脸的匠人，听见了人语，怕也是习惯了，手并不停，脸却抬起来了，口里道：“你找俺呗？”罗永才递了一根烟过去，半蹲下，低着腔说：“想麻烦王师傅，给洗块碑。”麻脸的匠人道：“洗块什么样的？”“洗块大点的，好料的。”“洗多大的？好到什么样

的?”“王师傅这儿有什么样的?”

讲着时,罗永才已经把火摁着了,送到那个匠人跟前。那麻脸匠人住了手,点上火吸了一口,说:“有两米的、一米半的、一米的、半米的,不知你要什么样的。”罗永才说:“要两米的。是什么样的料子?”“是青白石的,第一好的。”“是哪里的青白石?”“是北山的青白石。西汉那个淮南王刘安,也是选的这样料子。”“两米的,青白石的料子,那得多少钱?”“得九百块钱。”“什么时候能成?”“打今几个算起,十日以后你来拉。”“咋样拉?”“你自个带车拉也行,你从青谷包个三轮来拉也行,随你。”“可有个什么手续?”“俺留个字条给你,你给俺二百块钱押钱。”罗永才说:“行。”打口袋里掏了二百块钱给那个匠人。麻脸匠人接了,也不装起来,也不掖起来,只往地上一放,随手拾块碎石压住,又打单褂的兜里,掏出个纸片递给罗永才。那纸片上什么也没有,只有一个红指头印子。

罗永才收住了。麻脸匠人低了头,吸着烟,头也不抬地问:“那你要写什么字?”罗永才略一沉吟,其实早是想好的,只是再在心里重想一遍,说:“我写给你。”随即从口袋里掏出纸和笔,一笔一画写道:

爱妻	林雅芳	之墓	夫	罗永才	敬奠
爱女	罗文文		父		

写完了,又仔细看一遍,才抬手递给麻脸匠人。匠人接了,也一字一顿看了一遍,然后折叠成一个小块,装进兜里,讲:“十日后你来拉呗。”讲完,就不再理罗永才,低下头,又一锤一锤,洗手下的那块石碑去了。

第三回罗永才去山王。还不够十天,才五六天,他不放心,就又去了一回。

那又是个好天,响晴。快进庄子时,又见了那个中年人,坐在路边打石头。望见罗永才,又认出来了,点头招呼道:“来啦?”“来啦。”罗永才敬了他一根烟,两人抽着。那中年汉子讲:“前两回你来,都匆匆的,咋不上山望望哩?”罗永才讲:“望什么?”“望奶奶庙。虽讲现时庙都散了,倒也能去望望,烧一根两根香,点一片两片纸,心里头多少就好受些。”罗永才望望他,点点头,辞了他,又进了庄。

进了庄往庄头去,老远就听见了打石的声音,知道那是王麻子打的石头响,便一直往他家里去。进了院子,果然又见那王麻子坐在石料边,一手握凿子,一手握锤,木了样的,一锤一锤洗那碑石。

罗永才望见他那个态度,心里霎时平静了,半丝涟漪都没有。呆望着,渐也就望得木了,望见一个人,也望不清是什么人,望不清脸面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,但心里明白,知道那是个什么人。那个人跟他一块上高滩左近他老家去,去给他娘烧几片纸、几个钱、几个金元宝。纸钱、金元宝都是在蒿沟县城汽车站附近买的:他等在车站里,那个人跑上外头买的。买回来了,装在包里,把包拉开了给他看。那纸钱都穿成了串的,一



律的银白色；那些纸元宝，也都是穿成了串的，都一律的金黄色。他望见了，略点了点头。两人便上了车，两人坐在一排里，车就开了，直开出了蒿沟县城，往乡里开去。开到了高滩镇，两人下了车，也不往集里去，径自去了野地里，在河边找到娘的坟。那坟上草芽都望见芽头了，春气盛时保管又是青青茏茏的了。那个人从包里拿了纸钱、元宝出来，又取了几张草纸出来，两人点了火便把那一年里用的钱财都烧给坟里的人了。火烧着时，他跪下磕了几个头。头碰在去年干枯的草叶上时，硬硬的，扎人。那人却不磕头，只去拾掇那火，叫那火不要灭，又不要烧得太旺、太快。诸事都完了，那火慢慢便糊了，慢慢地冒着烟。两人便呆坐着望着那烟，望野地里的野景。一地的野景，都叫坟头下的那缕烟，弄得活泛了，弄成心间的一些活气，年年日日也不灭、不干、不尽……

……一眨眼罗永才又回来了，仍望见那王麻子坐成一团修行，左手握钵，右手掌锤。那锤是方锤，一锤一锤，打成一种节奏。罗永才进了院，麻脸匠人望见罗永才进来，也不惊，也不乍，手里也不停，只是口里讲：“时候还没到哩。”罗永才笑笑，笑得很浅，嘴里讲：“心里头放不下，顺道就来看看。”麻脸匠人说：“误不了。”又讲：“来找俺的，都是那样个心绪。不如你就上山上转转，上庙框子里烧几片纸，点两根烟，心绪就好受了。”罗永才讲：“那是。”低头看碑，已洗出了个大概，青白厚实，幽深远澈。便敬了麻脸匠人一根烟，闲坐半刻，起身往山上的奶奶庙去了。

那山也正在春时里，半山的松树，半山的草坡，半山的闲石。近村处多长了些桃、杏、杨、柳之类，愈往上松便愈多了。坡却不很陡，是缓坡，一坡的春阳，暖融融，温意无尽。村里人家的院子，有长有短，都是拿碎石、片石垒成的，随意延展。到了坡上，使你断我断他断，都先后断尽了。罗永才起始跟着石墙走，走一时那些石墙都到头了。却隐约见一条上山的道，在枯草坡上、石水沟里蛇来鼠去，一直往上头山头上去了。山坡上也没有什么人，像是连半个人都没有，只剩下春阳、暖意、松树、枯草散落各处，叫人心定。

渐上了面前的山包，举目一看，那山包后头还是一个山包，也不很远，也不很大。罗永才望见了，这会儿有些微喘——到底是上着山的——便一屁股坐在枯草地上，点一根烟抽。屁股底下的山包顶，倒也不大，两间正房般大小，却陷着两个小坑。小坑里挤着碎石，叫人疑是老早的火山坑，是火山喷发时形成的。后来火山死了，年长日久，火山坑又被碎石尘屑给填住了，现今只剩下两个陷处，叫人去想。罗永才坐了一根烟的工夫，爬起来，往上又走。一下一上，慢慢又上了第二个山包。举目望时，前头却又有山包，更高一些。那山包的坡上坡下，松树愈加浓厚稠密，松影里隐约能见一段半截发白的墙壁。想必那就是奶奶庙了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也不很近，就又坐下来，点了一根烟，再歇息一时。

歇息处也是枯草坡，这时才留意了，身下身左的枯草里，都已冒着绿青青的芽子了。那些芽子望去甚有张力，生命的趣味浓厚，又鲜活不尽。罗永才望得痴了，心间暗想：这都叫咋讲哩！坐了一时，一身的感念，起身再往前走。再往前走时，路眼大了点，



却走在松林里了。山也有些陡,树影也浓郁得多了,人走在近树的地方,多少就感觉到一些凉气。罗永才忽而觉得有些小怯,立住了四面看看、听听。这里的山似乎深多了,早望不见山王村有人的地方了,更听不见半点人声。罗永才想:一个人上去做什么?正想时,看见上边树影里一晃。定神细看,是一个挑担的,也看不见什么模样,从山上的陡路上下来了。罗永才便解开呢子褂的扣子,站在路边,候那人下来。

那个挑担的真就下来了。

来得较近了才看清是个五十来岁的山民,也是瘦精精的,挑着两大捆紫红色的短针山草。山草捆上还搭了两件破旧衣物,一把竹柄的竹耙子。离得更近了,两方都望见了,便都打招呼道:“上来啦?”“耙草来?”

打过招呼,那个挑草的人,也是个想讲话的,就立住了脚,跟罗永才讲话。那两捆草担在他的肩膀上,两肩换换,却不肯放在地上。罗永才讲:“请问你,这上头就是奶奶庙呗?”“正是。”“庙还有呗?”“庙早都毁啦,原先修理过一回,后首又毁啦,只剩下些破庙框子。”“庙毁了,人也就不来了呗?”“赶三月十五,逢庙会,也是一山的人,平时就没有什么人来了。”“你这山草都是打这山上搂的呗?”“这山净啦。都是打后山搂的。”“那可得跑不近的路,看你身体倒好。”“不如往年啦,要是叫你看。你看俺有多少岁数?”罗永才仔细看了看他,看他年岁不像太大,便猜测道:“五十多岁,六十不到。”“俺今年七十七啦。俺们现时也就老两口一块过,地种不动啦。你看俺这一担草有多少斤?”“有五十斤吧?”“有七八十斤!”“七八十斤,又得走几架山头,叫我连半里路也走不动!”“那你是没干惯。俺现时就靠这个换几个油盐钱。俺家里的瞎啦,任啥都望不见啦,任啥都不能做啦,明年俺那地便得撂荒啦。”

讲着话,那老年人也不放下担子,只把担子在两肩上换来换去,来回掉换。他果然是个肯讲话的,愈是讲,愈是不肯离开,问罗永才:“你单身一个人上山,也不怕哟?”罗永才讲:“怕什么?”“前两天这林子里,还吊死过一个人来。”“是男的还是女的?”“是个男的,二十二岁。”“咋吊死的?”“他老婆犯了肺病,治不好了,他说俺不如死在你头里,便上这山上来吊死了。”“你老一个人上山,咋也不怕?”“那有啥怕的?他死了还能再活啦?”闲讲一气,两人分开了手,一个往山上去,一个往山下去了。罗永才这时的心情反倒平静了,没有半丝怕意,一口气上了山顶。

原来山顶的庙真是早毁了,只剩下一片墙框子,罗永才一一踏看了,见那些碎石下有压着纸条的,就走过去看。那些纸条都是临时写的,上头写道:

失意人

张志忠

我最喜欢陶娟,我恨不能把她搂在怀里十天十夜!

奶奶显灵,叫我娶到她吧!!!

却还有一处冒着烟的,是几根香正燃着,四面却看不见人。想必是来烧香求神的,